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王陽明傳記
資料之五
陽明學要義

精 二 冊

美 金 三 十 五 元

發行人

傳

署

兼主編

出版者

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撥：一

〇

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王陽明傳記資料之五

編號	篇名	作者	資料來源	頁次
----	----	----	------	----

陽明學要義 (一)

1	簡述王陽明及其學說	黃淑意	中國國學 n.4	64.12 台北	1
2	王陽明先生的學術思想	張其鈞	國魂 n.317	61.4 台北	3
3	王陽明的學術思想	王熙元	中國歷代思想家 內王守仁	台北商務印書館	5
4	王陽明的學述	張起鈞	陽明學論文集	61.2 台北	18
5	陽明理學述要	陳貽鈺	孔孟月刊 v.10 n.5	62.1 台北	25
6	陽明學說真諦	陳石勳	嘉義師專學報 v.7	68.5 嘉義	29
7	陽明學的基本要旨	蔡仁厚	孔孟學報 n.28	63.9 台北	47
8	論王學要旨	李壽雍	中國學術史論集 n.1	45.10 台北	55
9	王學釋要	張鐵君	陽明學說在今日	64.1 台北學國月刊社	67
10	陽明學說的要義	林麗貞	孔孟月刊 v.13 n.10	64.6 台北	81
11	陽明及其學派的五大特點	林 斌	學園 v.7 n.8	62.4 台北縣	84
12	王陽明學行簡述	牟宗三	幼獅 v.3 n.3	11.3 台北	86
13	與羅鴻詔先生談談陽明學說(上)	張鐵君	中國一周 n.308	45.3 台北	88
14	與羅鴻詔先生談談陽明學說(中)	張鐵君	中國一周 n.309	45.3 台北	90
15	與羅鴻詔先生談談陽明學說(下)	張鐵君	中國一周 n.310	45.4 台北	92
16	對陽明學應有的認識	姜漢卿	學園 v.2 n.5	56.1 台北	94
17	圓融統一的陽明學	張其鈞	陽明學論文集	61.2 台北	95

陽明學要義 (二)

1	陽明學說的真諦	陳石勳	嘉義師專學報 n.9	68.5 嘉義	106
2	王學的真精神	朱東義	華學月刊 n.56	65.8 台北	124
3	陽明學的究竟義	姜漢卿	學園 v.1 n.11	55.7 台北縣	130
4	陽明學的究竟義(續)	姜漢卿	學園 v.6 n.8	61.4 台北縣	131
5	陽明學的究竟義(續)	姜漢卿	學園 v.6 n.8	61.5 台北縣	132
6	陽明「究竟話頭」淺釋	邱平哲	國魂 n.188	48.6 台北	133
7	論究竟話頭——陽明天泉證道的四言教研究	羅春園	學園 v.7 n.12	61.8 台北縣	134
8	龍溪陽高景逸對王陽明四句教之辯辨	傅武光	孔孟月刊 v.17 n.4	67.12 台北	136
9	廣王陽明先生四句教	方大心	學園 v.7 n.6	63.10 台北縣	139
10	陽明先生四字教與廣四句教(一)	蕭天石	學園 v.7 n.7	62.3 台北縣	140

B67A-980/05



10071660

王陽明傳記資料之五

編號	篇名	作者	資料來源	頁次
11	陽明先生四字教與廣四句教(一)	蕭天石	學園 v.7 n.8	62 4 台北縣 141
12	說良知四句教與三教合一	錢穆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68 7 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42
13	論陽明學說的究竟	姜一華	學園 v.1 n.2	54 10 台北縣 157
14	王學真象的探討(上)	林繼平	人生 v.24 n.4	51 7 台北 158
15	王學真象的探討(下)	林繼平	人生 v.24 n.5	51 7 台北 161
16	陽明學說述評(上)	羅鴻詔	自由中國 v.13 n.11	41 12 台北 164
17	陽明學說述評(下)	羅鴻詔	自由中國 v.13 n.12	45 台北 167
18	陽明學說釋疑	費海境	學園 v.2 n.3	55 11 台北縣 169
19	王學釋疑	劉光漢	國粹學報 n.26	清光緒年間上海 170

簡述王陽明及其學說

黃淑意

一、前言

儒家思想創始自孔子，在先秦學術鼎盛，思想派別繁雜的時代，它與道、墨、名、法同是當時主要的學派。入漢以後，武帝獨尊儒術，從此儒家勢力穩固，成為中國文化歷史中的一股主流。時到魏晉，天下兵亂不息，人心思靜，老莊清淨無爲的思想就應運而復興，學術思想界因此引起了很大的變化。隋唐以來，佛學東傳，君主提倡，民間盛行，詩人文士也無不受佛家思想所影響。到了南宋，於是一種以儒家思想爲骨幹，溶合了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醞釀變化而成的新思想就成熟了。這種新思想是以心性理氣爲討論的中心，所以稱爲「性理之學」；因爲是由儒家思想蛻變而成的，所以也叫「新儒學」。

宋代是性理之學最光輝燦爛的時期，北宋有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南宋有朱、陸。朱陸二人所走的途徑不同；朱熹主張人有本然之性，是純善的；同時又有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所以要變化氣質然後可以成爲善人。而變化氣質的方法在「卽物窮理」，是爲理氣的一派。陸九淵主張「心卽理」，他說心性就是純善的，其中充滿天理，只要「明本心」就是聖人的心，不必心外去求理，是爲心性的一派。明朝中葉，大思想家王陽明出，他繼承陸九淵的心學，而發揚光大之，所以陸王並稱，成爲心學一

派的主要人物。

二、陽明生平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學者稱他「陽明先生」，生於憲宗成化八年。他天資豪邁，十歲時讀書，就知立志學聖人，他說：「要讀書學聖人，才是天下第一等事。」十五歲遊山海關長城外，縱觀塞外山川形勢，慨然有經營四方的心志。二十八歲登進士，任職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因上書營救戴銑，觸怒宦官劉瑾，貶爲龍場驛丞。劉瑾伏誅後才移官廬陵縣尹，歷官至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後來以討平宸濠之亂有功，封新建伯。又奉旨平廣西思田等地方的叛亂，世宗嘉慶七年於歸途中卒，年五十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

三、爲學三變

陽明先生既立志學聖人，就精心研究學問，但是他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轉折，却找不到一條正確的路線，苦悶可謂到了極點。

這原因有二點：一是明朝初年，朱子的學說風靡天下，科舉取士所依據的經典，全採取朱子的註釋，學者所讀，當然不出這個狹窄範圍，因而形成空疏固陋的弊病。一是政治腐敗，社會動

亂，民不聊生。陽明先生處此時代，既爲學者的支離空疏而苦悶，又爲生民的塗炭而憂心，內心深深感到未知如何才能救世救民。

最初，他決定循着一般途徑先取得官職，然後可以施恩惠救民困，於是他讀了許多應付科舉考試的書籍，不料參加會試竟落了榜，這一條路眼見已走不通了。

此時，憶起當代大學者一齋曾爲他啓示格物致知的道理，於是他想學做聖人，就偏讀朱子的書，想足踏實地做一番格物的功夫，以求進入聖人的境域。朱子曾說：「一草一木都有道理，必須一件一件研究，將來自會豁然貫通。」陽明先生看到庭中植有竹子，就想格通竹子的道理，可是格了七天七夜，不但沒有把竹子的道理研究出來，反而弄得生病了。至此，他覺得做聖人是有天分的，不是普通人所可學得到的，只好放棄這一條路，心中却十分懊喪。

不久，他偶然聽到道士談論養生的方法，不覺起了入山修道的念頭，就去遊九華山，和山上的道士探討道家的玄理，又在會稽陽明洞學習道家「導引」的法術，想修鍊成仙。過了一陣子，突然領悟到這是白費精神的事，就放棄了。接著他又想出家當和尚，以擺脫塵世的煩惱，只是想到祖母、父親和一家人，放心不下；又領悟到和尚是斷種滅性的行爲，也就絕了此念了。

及至被貶貴州龍場，在那萬山叢棘中，地方荒僻，瘴氣很重，僕從都病倒了；而居民多苗人，不曾受教化。處在這個絕境中，歷盡艱難苦辛，心想即使做聖人，處在這個絕境中，又能怎樣呢？從此，他以靜坐默想來澄清心中的疑慮。一天晚上，他突然覺悟了聖人格物致知的本旨，認爲聖人的大道原來都在吾人的心性中，不用向外去尋求。這個發現使他高興得跳了起來。從此，一切苦悶困惑冰消雪釋，他的思想轉入一個新的境界。

陽明先生爲學經過這三變，然後才覺得聖學的門徑。由此可見，陽明先生的爲學三變，實則分爲四個階段：一是泛濫詞章，以求官職；二是格物致知，以成聖人；三是出入佛老，以忘俗世。四是居夷處困，而後悟聖人之道。

四、學說三綱

陽明先生既然貫通聖人的旨意，就建立起他唯心論的學說。他繼承陸九淵心即理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說」來。這一學說的本旨，就遠的方面說，凡宇宙萬物的道理，都具備在吾人的心中，例如看花一事，未看花時，花和我心都是靜寂的；一看看到花，則花的顏色形狀一時都明白過來，可見花的道理是在心中的。再從近的方面說，他認爲人倫百行的標準也都在我心中，例如孝親一事，總不會先去求一個孝順的道理，再回家來孝順父母，而是心中存天理，冬天自然會想到父母的冷，夏天自然會想到父母的熱，冬溫夏凊都是從孝心發出來的，所以說：「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物理既然都存在吾人心中，吾人自不必到心外去求理，譬如忠君孝親二事來說，有忠君孝親的心，就有忠君孝親的理；反過來說，沒有忠君孝親的心，那裡還有忠君孝親的理呢？所以，理雖散在萬事萬物裡面，却不外乎一人的心，只要能「明本心」，萬事萬物的道理也就無不通徹了，聖人的大道就在於此。這就是心即理說。

(二)知行合一說：陽明先生所謂知，是專指人事的知，舉凡一切政治道德的事，知其善必能行，知其惡必能去，知和行原是不相離的。知和行是同時產生，同時完成的，是同一種功夫，不可分爲兩回事。有些人把知行分爲兩件事，以爲一定要先「知」了，然後能「行」；以爲要先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等到一切

都知道了，才能去做「行」的功夫，終於弄得終身不行，終身不行，怎能證明所知是真的呢？所以他說一個「知行合一」，以勉勵世人不可遇事怠慢，不可因循苟且，須「即知即行」做一個「真知行」的人。

陽明先生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完成。」又說：「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例如：好好色，惡惡臭。見到美好的顏色，屬知；喜歡這美好的顏色，屬行。在見到好色的時候，已經就喜歡它了，不是見了之後，又立一個心去喜歡它。聞到惡臭，屬知；討厭那惡臭，屬行。在聞到惡臭時已厭惡它了，不是聞了以後，再立一個心去討厭那臭味。

又如肚子餓了，想吃東西，屬知；當產生想吃的念頭時，已是行的開始；找食物，是行的經歷；東西吃下去了，是行的完成。到他知道肚子飽了時，屬知；這時肚子必定飽了，屬行。

又如說某某人知道孝順父母，某某人知道友愛兄弟，那麼，那個人必已做到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實際行爲了。所以知行是合一的，人人應該「即知即行」，不可口說而不去做。

（致良知說：陽明先生受召回京以後，他對自己所發明的學說，還是一本原意，默坐澄心，使心中的天理能够保持清明。五十歲以後，他覺得如果沒有良知做根基，上面兩說好像都沒有着落一般，於是他就揭出「致良知」三字來。

致良知說是把孟子「人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二字，和大學「致知在格物」加以聯繫而成。良知就是心的天理，是先天的，是不分聖愚人人所同具的至善之心。例如我們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裡，就會產生怵惕惻隱的心理；看到鳥獸的哀鳴殫殫，就會產生不忍的心理；看到草木的摧折，就會產生憫惜的心理；看到瓦石的毀壞，就會產

生痛惜的心理。這種以萬物一體之仁爲中心的心理，就是良知。但是良知常被自私所蔽，爲欲望所動，若任私欲蒙蔽了良知，良知將混濁而不辨是非，喪失天理。良知好比太陽，當太陽不被烏雲遮蔽時，通體是光明的；良知又好比一面鏡子，當鏡子不被塵埃蒙蔽時，是明淨照人的；良知若不被私欲遮隔時，是清明的，能辨別是非的，能知道當爲與不當爲的。所以致良知在於去私欲，去私欲先要格正每件事，使不正的歸於正，這就是「致知在格物」。陽明先生說：「若時時刻刻就中心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這是「致良知」的功效。

五、結 論

心即理說，知行合一說及致良知說是陽明學說的三大綱領，這是根據他治學的次序而劃分的；若就內容考察，這三種說法却是前後一貫的。因爲心的本體是純乎天理，心的清明通澈虛靈明覺就是良知。良知也有昏昧的時候，這是它受私欲蒙蔽的緣故。所以須「去人欲，存天理」，以「致良知」。良知是屬於知的方面，致良知便是達到知行的合一。可見三者是互相貫通爲一的，而知行合一是一是終結。所以陽明先生說：「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陽明學說可用「天泉證道」的四句訣來作總結，這四句訣是：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
有善有惡是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

此四句訣尤注重後面二句，格物致知就是聖人之道。

蔣總統在五十六年十一月主持九中全會時，訓勉國人以復國

（下轉第121頁）

（上接第121頁）

建國的要道，他說：「日本所以會富強，主要原因是日本能够真正實行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思想的結果，而今日我們忽略了這一點，以致成爲老大落後的國家，今後應該要以知恥、知病、求新、求行來挽救國難。」又說：「所謂知恥知病，是知；知了固然好，但單知還是不夠，一定要大家能動能行，才算是知恥知病。如果大家還是不能努力的行動起來，不等敵人來，可能大家早已被自己不動不行的惰性所消滅掉了。」

我們今日既明陽明的學說，又聞 總統剴切的訓示，我們應如何奮起，以實際行動來雪恥圖強才是啊！

作者簡介：黃淑意，福建人，現任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教授，著有孟子七篇研究性善惡研究荀子述評等書。（詳見第一期本刊）。

王陽明先生

的

學 術 思 想

· 張 其 陶 ·

一、對思想教育的重視

有一次，有人對陽明先生說，論文章、政事、氣節、勳烈，您樣樣都有了，如果您不講學，那就是完人了。陽明說：「我只願從事講學，其他四種，却並不在乎。」陽明之意，講學所以明道，道一而已，便是性命之學。人性便是國命，發揚人性，便是恢宏國命，即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他對於「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所以他主張講求性命之學，要師生們砥礪切磋，便是今日所謂思想教育。我們為什麼要反共救國呢？便是因為共匪消滅了人性，毀滅了國命。故思想教育才是第一要義，陽明比之於「將入珍藏之良藥」，為開啓一切學問知能的關鍵。

二、一切智慧的總根源

陽明先生提出「致良知」三個字，便是把大學所講的致知，和孟子所講的良知，合而為一。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即所謂良知，是從人類心性發源處就有的。天下大亂，由於是非不明，黑白混淆，橫流所屆，莫知所措。良知為吾性所本具，致良知就是要提醒良知，發揮良知，此對救人救世，有無比的重要。陽明所謂「一個個人心中有仲尼」，亦即一個個人心中有良知。陽明舉了一個例子，演戲時有大忠大孝等故事，使觀眾看了人人易曉，無形中便會明辨是非，感激興起。故陽明致良知學說，乃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可是至簡至易，也是至精至微。陽明說：「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之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猶得免於傾覆者也。」陽明以為致良知是做學問的大頭腦，孔子學說的真血脈。在這方面，他以為朱子晚年定論，與他自己並無不同。故曰：「喜朱子得我心之所同然。」

三、努力去幹、求精求實

陽明說：「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陽明解釋他著名的「知行合一」學說，略謂「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知行合一並進，不可以分為兩節。」「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得為之知。」陽明鼓勵人要力行，要做事。他說道：「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站得住，否則遇事紛擾，終無長進。」「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致良知之良知與知行合一之知，關係是怎樣呢？良知是根本，一般之知是枝葉。陽明說：「須先有根本而後有枝葉，不是先尋枝葉，然後去種根。」思想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然後各種專門知識，方能發榮滋長。陽明說：「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

，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答顧東橋書）又曰：「非專則不能精，非精則不能明，非明則不能誠。」思想教育，人人必修。各科知識，因材施教，求精求實，知行合一並進。陽明的教育哲學，是很健全而正確的。

四、觀光與國民精神修養

在陽明看起來，道德與健康是息息相關的。他曾說：「養生之道，大抵養德養身，只為一事。」我們有工作，也要有閒暇；有痛苦，也要有娛樂。最好的精神修養，當自大自然陶養中得之。陽明被貶謫到貴陽，先從杭州灣坐船到福建北部，途中有泛海詩：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們還可加上一句，勇者樂海。陽明從福州杭州灣出海至福建北部上陸，由此橫越江西湖南，到貴州修文縣龍場驛，有「龍岡新構」詩云：

「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新懷風沂興，千載相與謀。」
「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
君子坦蕩蕩，陽明胸懷之灑落為何如！到了晚年，他想念林泉之樂，其言曰：

「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二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堯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予之老也。」

又說：「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中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然的。」

陽明說：「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無我、無私，方能有大無畏精神。無我的心，往往從大自然得之。觀光在這精神方面的貢獻，是無法估計的。

五、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陽明說：「經一蹶，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

得。」學術異同，門戶之見，自古有所不免。陽明說：

「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他又說：「能戒慎恐懼者，良知也。」

又說：「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也？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倘不免于詆毀斥逐。」

又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又說：「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答羅文蔚書）非惟君子應有獨立不撓之精神，立國於世界，何嘗不是如此！

六、政治家的精神

陽明對政治，注重地方自治，要獎進人才，要爲下一代着想，這些都是現代精神。他說道：「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也。」他認爲大學裏「新民」二字，古本作「親民」。親民之要，爲立社學，舉鄉約（即地方自治），正人心。每十家爲一牌，是爲基層組織，以收「治衆如寡」之效。陽明說：「大臣報國之道，莫大于進賢去讒。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他又說：「今之大患，在子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執希泥之計，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又說：「凡所舉動，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長久之謀。選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這些大概是古今政治上的通病。陽明自道：「我今得個狂者胸次。」狂者進取，政治上必須時時採取攻勢，方館不斷地求進步。

七、軍事家的精神

陽明先生是明代第一人，文人治兵，而成平亂靖難的大勳

。他早年於兵家秘籍莫不精究，以為蹈略統馭之才，非好學深思不為功。他的言論，便是現代總體戰的發表。他說：「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夫軍旅之事，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這是說政治與戰略的配合。「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這是說政治戰、經濟戰。「使內治外攘，而我有余力；近悅遠來，而彼將自服。」這是說外交戰。「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豪傑響應，人人思奮。」這是說文化戰、宣傳戰。「用兵之道，伐謀為先。慮夷之道，攻心為上。」「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這是情報戰、謀略戰。「習從不聞，以安其心。」「同心向化，舍死投生。」這是說心理戰。「號令嚴明，師出以律。機宜慎密，身先士卒。洞見敵情，掩其不備。」這是說軍事戰。至於說：「好生之仁，惟恐一物而不得其所。」這是說軍人政治家、或儒將的風度，要為國家奠定長治久安之大計。

八、對宗教的新認識

陽明說：「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中國文化中宗教的地位，由陽明口中說出來了。他又說：「老子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又說：「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可謂大矣。」有人問於陽明儒釋二者有何不同？他答云：「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而學焉可矣。」陽明是一位公開為佛教作辯護的儒者。他說道：「信佛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源，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宜乎？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西方佛氏之教，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濟之快樂。」（見陳迎佛疏）陽明先生的卓見，實為邁向世界大同必由之路。

九、世界大同的願望

陽明以為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可以濟於大同。他說道：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答薛文淵書）。又說：「聖人之心，以天下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萬物一體之念。」（答顧東橋書）又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又說：「與廢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他又說：「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堯舜之心，便是大同之盛，要成為世界的公民。

十、宏揚正學、天人合一的陽明精神

陽明嘗曰：「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陽明之學，就是要宏揚正學。他又說：「患難憂苦，莫非實學。」「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他曾說：「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于當世乎奚病？」他平定了宸濠之亂，建立殊勳。結果怎樣呢？他自己說：「江西寧平之後，身罹詆構，危疑滿海，不保朝夕。」他晚年討伐廣西盜亂，成了中興太平之業，一直到他去世時候，依然是謫言明興，幾陷不測。可是陽明都泰然處之。他說道：「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常以「有志者事竟成」引以自慰。他曾說：「聖人之學無己，無內外，以一天地萬物為心。」「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學之矣。為學本欲合天人而為一。「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真是痛快，陽明精神可以概見。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陽明一生以講學為事。今天正當國際局勢低雲暗淡之時，中華學術院同人在此舉行紀念典禮，並請名家李梅樹恭繪畫像，以資崇敬。念陽明先生之言曰：「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深感有無窮的激勵與奮發。

貳、王陽明的學術思想

王熙元

一、陽明的心學

「心學」的淵源

陽明全部學說的根本，在於直接從人的本心上用工夫，所以陽明學說當時稱爲心學。宋儒陸象山主張：聖賢之學就在直指本心，而擯棄訓詁詞章等支離小道；更大膽地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把整個宇宙的真理，納入了人心之中；以爲宇宙有永恆不易的真理，這真理就存在我們的本心，而這個不變的心，便是溝通宇宙和自己的一座橋樑；且四海之內、千百世以下，莫不心同理同。後來陽明也認爲心就是理，並主張「心外無理，心外無事。」與象山大致相同；所以一般探討陽明學說淵源的人，大多以爲陽明承繼象山的餘緒，而有所推衍發揚，所以並稱「陸王」。

王守仁

四一 (三八三五)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最早論到心的文字，當推尚書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著名的所謂十六字心傳，據說是堯、舜、禹相傳的心法。陽明爲象山文集作序，曾說：「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原也。」但大禹謨是古文尚書，清代考據家已證明是後人的僞作，所以，我們不能以此爲中國論心的起始。

中國思想家中論心的學者，當推孟子爲第一。不過孟子之前，孔子在談到弟子們的仁德修養時，曾讚美顏回說：「其心三月不違仁。」這話便已微見端倪，只是到孟子更加具體而已。孟子曾說：「仁，人心也。」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豈無仁義之心哉？」都是從義理論心，與孔子正同。尤其他性善的主張，更是他論心的重點，他以爲人心都具有善端，也就是人心自然傾向於善；人心對於一切善，具有良知良能，人應當從心上下工夫，以克制情欲，培養善端，然後才能增進德行，而日進於高明的聖賢境域。

如此說來，陽明學說真正的淵源，應該上溯到孔孟。據他自述，年輕時曾陷溺於邪僻二十年，後來鑽求孔孟的言論，才恍然見到一片聖學的眞天地。又曾譬喻孔孟的遺訓，就像日月的光輝，如撇開孔孟而尋求其他異說，等於捨棄日月的燦爛，而希冀螢火的微光般荒謬可笑！所以陽明學說確是遠本孔孟的儒學，體悟到孔孟的眞精神，把握住孔孟的眞血脈，而發

揮得更透徹，且有更具體的理論，更確切的實踐，足以啓示聖學的精奧。

陸象山在心學上所建立的基礎，是後來心學開展的先導，所以象山可說是陽明思想上的導師，他的心學與陽明學說一脈相承。陽明曾說：象山的心學，簡易直捷，是孟子以後第一人；且斷定陸氏上接孟子所傳，陸學也就是孟學。可見陽明學說的淵源，遠宗孔孟，近承象山，而陸王的心學，都可說是上接孔孟儒學的真傳。

陽明心學的精義，可分爲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綱領，茲分別介述其要旨如後

(一) 心即理說

「心學」脫離宋代理學而儼然別樹一幟，正式成爲一套思想的體系，雖然是發端於宋儒陸象山與楊慈湖，然光大象山、慈湖的遺緒而集其大成的，則爲明代的王陽明。

從前朱子把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解作要在事物物上窮究其道理，陽明在三十七歲謫居龍場以前，對這種解說久已感到懷疑，因爲朱子顯著地將心與理截然分開，於是八條目中「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以下，便成兩套不同的工夫，彼此不能貫串。這問題使他困惑了二十多年，始終沒有悟透；然而在龍場的一番困心衡慮，恍然一悟，卻因而悟出了一

個道理。他想：若依朱子的說法，去窮究一草一木，乃至天下萬物的道理，教人有茫然而不知何從下手之感。況且就算窮究到一草一木的道理，又跟個人的心性修養有什麼相干呢？因此，他才憬然悟覺：原來格物的工夫，是要在心上去做的。

格物既然是心上的工夫，則格物的「格」便不當如朱子解作「窮至」，而應與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格」相同，是使一切不正的歸向於正的意思。他又把格物的「物」解釋作事，認為從人心發出的便是意向，而意向所在的便是物，也就是事。因而舉例說：「如意向在於事親，則事親便是一物；意向在於事君，則事君便是一物。」這樣一來，物理也就成了事理，所謂格物，就是使不正的事理歸向於正。

陽明又認為：天下萬物都不在我們的心以外；也就是說：天下沒有心外的物。那麼明明是世界外的物，又怎麼來到心中的呢？當陽明有一次與朋友遊山時，那位朋友手指山間的花木問道：「你說天下沒有心外的物，請問這些花木在深山裏自開自落，與我們的心體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陽明胸有成竹地回答說：「當你還沒看見這些花木時，它跟你的心體同樣歸於寂靜；但當你一旦看到了這些花木，它的形體、顏色便在你心中一下子清晰地呈現出來，可見這些花木何嘗在你的心以外呢？」這真是耐人尋味的一番對話。

從以上這番對話裏，我們可以體會出陽明的意思是：一切外物粗看似乎不在人的心體中

，但它顯而易見的形體、顏色等，卻完全由於人心的知覺與認識，方能發生認知的作用，而覺察出它的存在；換句話說：宇宙萬象都由人心主觀的認知，才能證明它們是實有的，不然便等於無。物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而物理也是因人心的認識與理解作用，方才成立，如果沒有心，物理也就不存在了；反過來說，心的存在，也正由它這種作用才表現了出來，如果撇開物理，心中也就一無所有了。所以心體與物理，乃是相互依存、相互容攝而存在的，因而心以外沒有物，而心的存在也就是理的存在。

在陽明看來，人的心是包羅萬象的，宇宙間萬事萬物都在我們的心中，所謂「萬化根源總在心」。他認為心的本體原是寂然不動的，這本體就是性，而性也就是理，所謂理，也就是天理，所以他說心就是理。天下既沒有心以外的事物，也沒有心以外的道理；天下的道理雖然散附在萬事萬物中，而實際上都存在於人們的心中。萬事萬物的道理既不外於我們的心，若從心以外去求事物的道理，就沒有事物道理可求了。

因之，陽明又以爲：讀書必須在心體上用功，因爲四書五經所說的，不過只是這心體而已。四書五經的內容，在教人盡性做人，推其極致，則是聖賢學問，這是生命的真理，這真理的悟覺，繫於心體的一念。因此，一脫離心體，就沒有聖賢學問，沒有生命的真理，四書五經也沒有存在的價值。如論語講「仁」，孟子講「性善」，大學講「明明德」，中庸講「